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编

作家出版社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寡人贖罪獻美女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
第二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幽王烽火戲諸侯	九
第三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八
第四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七
第五回	衛石碻大義滅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三五
第六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鄭莊公假命伐宋	四四
第七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五二
第八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敗戎兵鄭忽辭婚	六一
第九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祝聃射周王中肩	六七
第十回	宋莊公貪賂搆兵	鄭祭足被脅立庶	七四
第十一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鄭祭足殺壻逐主	八二
第十二回		高渠彌乘間易君	九一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臺君臣爲戮	九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一〇六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一二五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一三三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嬀	一二九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一三八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一四七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五五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六五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七六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一八五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一九六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二〇八
第二十六回	歌虞虜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二一八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二二六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二三四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二四二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卻敵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第四十三回	智寧俞假酖復衛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縗敗秦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穆姬登臺要大赦	二四九
介子推割股啖君	二五八
羣公子大鬧朝堂	二六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二七六
齊姜氏乘醉遣夫	二八五
秦懷嬴重婚公子	二九五
秦穆公再平晉亂	三〇四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三二四
晉文公守信降原	三四
晉文公伐衛破曹	三三三
晉楚城濮大交兵	三四三
踐土壇晉侯主盟	三五四
衛元咺公館對獄	三六三
老嫗武繩城說秦	三七二
弦高假命犒秦軍	三八一
先元帥免胄殉盟	三九〇
秦穆公殺谷封尸	四〇〇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四〇八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給秦	四一八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四二六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倭	趙宣子桃園強諫	四三七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閹椒絕纓大會	四四八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鼃搆逆	陳靈公相服戲朝	四五九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四六八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託優悟主	四七七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牀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四八七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四九七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五〇六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五一六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五二七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	五三六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五四六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	五五七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五六七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變盈滅族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第六十六回	殺寧喜子縛出奔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第七十七回	泣秦廷申包胥借兵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且于門杞梁死戰	五七五
納衛衍寧喜擅政	五七六
戮崔杼慶封獨相	五七七
楚靈王大合諸侯	五七八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五七九
晏平仲巧辨服荊蠻	五八〇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五八一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五八二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五八三
專諸進炙刺王僚	五八四
要離貪名刺慶忌	五八五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五八六
伍子胥掘墓鞭屍	五八七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五八八
墮三都聞人伏法	五八九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五九〇
句踐竭力事吳	五九一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七五八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歌	納蒯瞶子路結纓	七六九
第八十三回	誅韋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七八二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七九四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八〇五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騶忌鼓琴取相	八一四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	八二五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八三五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八四五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八五五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八六五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八七五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八八四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八九三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九〇四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九一二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九三二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九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九四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九五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九六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廬河龐煖斬劇辛……………九七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九八

第一百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腐亂秦宮……………九九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卻桓齮……………一〇〇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荅軻……………一〇一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荅軻鬧秦庭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一〇二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與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一〇三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詞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開春秋，頃刻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觀禮不明，諸侯漸漸強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爲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靖爲王，是爲宣王。那一朝天子，卻又英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任賢圖治賴宣王。共和若沒中興主，周曆安能八百長！

卻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興，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駕親征，敗績於千畝，車徒大損，思爲再舉之計，又恐軍數

不充，親自料民於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犬彘何須辱劍鉞，隋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褻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趲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

月將升，日將沒，
壓弧箕箒，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衆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於輦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於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兩兒。即召司市官吩咐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於衆臣：『此語如何解說？』大宗伯召虎對曰：『壓，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故曰壓弧。箕，草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伯陽父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威星化爲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謂之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

滅火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賣。其禍可息乎？」伯陽父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況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爲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原非目前之事。況『將』之爲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爲吉。弧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起駕回宮。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於姜后。姜后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蓆包裹，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爲二龍，降於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王何不請其瘞而藏之？』瘞乃龍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幣設祭於龍前，取金盤收其涎沫，置於朱櫝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於內庫。自殷世歷六百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主，至於我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年，櫝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櫝中何物？』掌庫官取簿籍獻上，具載藏瘞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

開金櫃，手捧金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龜一個，盤旋於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於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無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螯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於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父布卦已畢，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壓弧箕箒！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爲未，馬爲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怏怏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鄰里舉首，首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命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因繇詞又有「壓弧箕箒」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塵肆，不許造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著一班胥役，一面曉諭，一面巡緝。那時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尚未通曉。巡至次日，有一婦人，抱著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著山桑木弓十來把，跟隨於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著日中做市，上城買賣。尚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住。那男子見

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在謠言，況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男子不題，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王命將此女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於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卻泥謠言害婦人！漫道中興多補闕，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分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於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箕袋，拿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於水面，衆鳥以喙啣之，且啣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衆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衆鳥啣出水來，定是大貴之人。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於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望襄城投奔相識而去。髯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生成妖物殃家國，王法如何勝得天！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以爲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拿，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

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東兒捆著，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語，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氣未除。』繇詞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誅婦人，不足消『壓弧箕箒』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宣王沈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頰胙之後，宣王還朝，百官謝胙。宣王問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話？』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無影響。以爲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敕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衆！』嚇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聲：『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舉薦同朝的。左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爲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害爲王。天變尙然不妨，人妖寧可盡信？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爲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殺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爲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爲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曰：『朕殺杜伯，如去藁草，何須多費唇舌？』喝敕：『快斬！』武士將杜伯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讚云：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之官。子孫遂爲士氏。食邑於范，又爲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祠於杜陵，號爲杜主，又曰右將軍廟，至今尙存。此是後話。

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多遺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體稍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整備法駕，司馬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對對，甲仗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扎住營寨。吩咐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彎弧者誇盡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藉，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日已姓西，傳令散圍。衆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眯，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著兩個人，臂掛朱弓，手持赤矢，向著宣王聲喏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睛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人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說：『並不會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著小車子，往來不離玉輦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太阿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於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腳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著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嵇翁有詩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軍隊裏騎飛輪。
君王枉殺還須報，何況區區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便見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託孤。二臣直至楊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於繡褥之上，謂二臣曰：『朕賴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寧。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宮涅，年雖已長，性頗暗昧，卿等竭力輔佐，勿替世業！』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陽父。召虎私謂伯陽父曰：『前童謠之語，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見厲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篤。其兆已應，王必不起。』伯陽父曰：『吾夜觀乾象，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國家更有他變，王身未足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於何地乎？』言罷各散。不隔一時，各官復集宮門候問，聞御體沈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宮涅行舉哀禮，即位於柩前。是爲幽王。詔以明年爲元年，立申伯之女爲王后，子宜臼爲太子，進后父申伯爲申侯。史臣有詩贊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窮荒，變消鼎雉。外仲內姜，克襄隆治。幹父之蠱，中興立幟。